

疯狂煞女

—
《笑傲江湖》
姊妹篇

①



疯狂煞女

(上)

云中山人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疯狂煞女》是金庸先生巨著《笑傲江湖》的姊妹篇。被令狐冲和盈盈枷于一双马猴之间的恶徒劳诺德，在被马猴拖死之际，遇一老樵相救。劳诺德带着老樵孙女遍寻武林高手，终把女童培植成一代武林奇绝“天星宫”掌门。“天星宫”入履江湖，掀起一阵阵腥风血雨。武林视为煞魔。“武林第一家”公子罗成为母求药，误入“天星宫”，遂使他不仅落于诡计多端的莫于道的陷阱，遍遭武林各派误解，身陷追杀血网中，而且与“天星宫”宫主结下爱恨交错的拼杀情结。“天星宫”宫主由爱生恨的疯狂，搅得江湖血杀四起，人人自危。罗成凭借绝世武功，力拼围杀、排除雾障、屡施义举，终于博回武林各派信任，共同揭出武林奸贼的真正面目。同时在与“天星宫”数次争杀中，以超勇、绝技、大义感悟了盖世煞女，使“天星宫”弃恶向善，与罗成结为正义武盟，共同对付邪恶门派。正值两人情深意浓，心心相印之际，天星宫主为歼顽敌，舍身玉碎。一场爱情悲剧徐徐落幕。

小 引

令狐冲捏着盈盈的玉腕，看着一双大马猴挟劳德诺消失于山岭之后，不禁感慨万端！

一场武林浩劫终熄于他们的新婚喜乐之中。令狐冲忽起一谬悖自己性情的祈愿：武功害人！愿天下各派武人同领男耕女织之快，永弃干戈，不起狼烟，岂不是造福天下之修为。

这念头令他倏起一阵快慰，又立刻使他不由地哂笑自己：“想那武林八派、黑白二道岂会散派分帮，归隐田野？既有派、帮，武武相争，将永无休止。”想到此，他方始的悠然长舒的心情复变得怅恍不已。

日月如梭。

令狐冲与盈盈相亲相爱，沉浸在男甜女蜜的祥和中。忽一日，他俩不经意间提起了枷于两只大马猴中的劳德诺。往日的纷争恩怨、仇痛恨苦倏翻心田，禁不住双双怅然长吁。

令狐冲略略伤感地道：“恶恶相报，何时得了？”

盈盈善解地自歉：“他原本已是废人，我也做得狠了些。”

令狐冲会心地笑笑，道：“贤妻万不可枉自心疚，此一时，彼一时。再说那等无义恶徒，不死已是无边宽宥了。”

盈盈忧忧道：“他毕竟与你同师一场，不知是否还活于世上？”

第二天，夫妻二人整装赴华山。他俩商定，如若劳德诺尚留性命，便为他去其马猴之辮，送还人间。

殊不知，劳德诺于两年前，被马猴挟着终日奔突在崇山峻

岭中，欲死不能欲活不得。正值奄奄之中，被一砍柴老樵撞见。老樵惊惧之余，怜心大起，穷追不舍。两马猴拖一半死之人，终是羁绊，不出十里，便被老樵追上。两马猴毙命于樵刀之下。老樵背回尚留一息的劳诺德，疗养数月，竟致痊愈。

劳诺德养息期间，老樵独苗孙女商天秀日日陪伴，其天真灵纯，抒进劳诺德心间无限慰藉。竟使这心如枯木之人萌生童稚生机，与九岁的天秀同笑共乐，似同忘年。

为答老樵救命之恩，劳诺德悉心向天秀传授剑术要诀，指导天秀领会习武的基本心法。天秀灵性超人，又久居深山，融汇天地自然之势的悟性极高。无奈劳诺德自身武功已废，囿于口传，难免滞阻功力传授，渐渐有力所不能及之碍。及至半年，劳诺德不能完全停止对天秀的传功，心中郁郁不已。

忽一日，老樵不慎跌下断崖。临终前，重托天秀于劳诺德。劳诺德敛好老樵，守莹三日便带着天秀离了华山，向南漂泊。

令狐冲和盈盈探明这一切，慨叹良久。

令狐冲忧忧道：“劳师弟此去定是为天秀导访师门。如若他邪心未泯，天秀难免落为武林祸手，唯盼天秀万万不可重蹈劳师弟旧辙！”

夫妻二人忧忧叹叹离了华山。

不料他二人之忧不幸被言中。劳诺德带着天秀终于在南粤山中导到“百灵羽”。“百灵羽”收下天秀，与一金姓男童和冷姓男童一道，终成武林三绝。

“百灵羽”隐去后，天秀自立商家门派，号称“天星宫”。

这“天星宫”尽皆女子，功法奇绝，在武林独成一霸。霸则思衅。一代代“天星宫”主屡履江湖，一次又一次掀起腥风血雨。

目 录

第 一 章	三个圆圈	1
第 二 章	法眼无双	38
第 三 章	鞭下丧命七高手	75
第 四 章	悟通神功丧敌胆	112
第 五 章	花言巧语藏毒计	148
第 六 章	独坐小楼娇容瘦	185
第 七 章	天下第一帮	221
第 八 章	急现天星旗	257
第 九 章	预卜先知	289
第 十 章	巫山得真经	330
第十一章	一柱擎天	366
第十二章	舌灿莲花起风云	402
第十三章	夜盗续命散	439
第十四章	英雄重逢	476
第十五章	重九之约	512
第十六章	天星蒙尘	548
第十七章	泉雄远颺	583
第十八章	鲤鱼奇阵	618

第十九章	血战太行山·····	652
第二十章	人蛇大战·····	689
第二十一章	藏宝成灰·····	724
第二十二章	烈火飞血·····	759
第二十三章	血战钓魂堡·····	793
第二十四章	敌踪渺渺·····	831

第一章 三个圆圈

在江湖中，无人不知罗成与三环先生莫于道的名字，更无人不知罗家神鬼三式剑法天下无双，难有一招之敌。莫于道阴险诡谲，计无识破之人。

然而江湖中却无人见过罗家的剑法与莫于道的面目。

罗家被武林八派三帮崇奉为武林第一家，巍为武林精神偶像，罗成以弱冠之年，承先父无故不现剑的遗训，神鬼三式无人见过犹有可说，三环先生威慑天下，其人究竟是谁，变化不解之谜，却使江湖中对使益发感到诡秘难测。

罗成虽年仅弱冠，仁怀刚正的个性却已传遍天下，非遇极恶不赦之邪，他不肯动剑，出剑之前，也必再三告诫，试想天下恶人，有几个愿身试锋锐？这种情形下，罗成自然极少有机会动剑。

然而现在，这武林中一善一恶，声名如日正中天的绝世人物，却同时出现在荒凉的祁连道上。

不，人只有罗成一个，地上品字形用白粉笔画着三个直径三尺圆圈，这正是三环先生莫于道的表记。

时间是午夜子时，秋凉天气，月色正圆，大地上一片银光，如同白昼。只见身着白色罗衫，神采飘逸的罗成盘腿端坐在右边的白粉圈中，英俊的脸上，透出隐忧焦灼之色，眼见月过中天，四周毫无动静，他微感一丝不耐。

就在这时，他听到身后忽有轻微的响声，似乎有人拨枝潜窥。

这声音虽极为微细，却瞒不过罗成耳朵，他倏地飞身旋转屹立，沉声问道：“谁？”

那正是一片幽暗不透天光的森林，在罗成喝问后，竟然毫无回音。

“是三环先生吗？”罗成接着又问。

一阵风吹过，林中簌簌而响，除此之外，别无声息。

难道是神经过敏，在心境不安的影响下，自己听错了。

罗成暗自思忖着，身形已飘然走进了树林。

只见参天古木，枝桠纵横交错，暗沉之中，哪有半丝人影，罗成目光电扫，走入五丈近远，就止步不前。

他觉得这漆黑如墨的森林中，纵然有人潜伏，若对方不愿现身相见，自己也难以寻觅出来，何必多浪费时间精力。

于是他转身回头，退出林外。

可是当他脚步刚跨出森林，目光触及道中，神色顿时震愕不已。

因为荒道上靠右边的粉圈之中，已多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只三尺宽，半人高的木箱，四平八稳地放在地上。

他入林出来，不过瞬眼时光，谁具这份身手，竟在这瞬眼之间，搬来这只箱子。

箱中又放的是什么东西？用意安在？

这些疑念在罗成脑海中翻腾着，他移动脚步，正欲上前打开箱盖，看看究竟！就在他脚步方动之际，箱里透出语声：

“罗公子，约定子时，何以来迟？”

罗成又是一怔，脱口问道：“是三环先生吗？”

“正是”。箱中人回答。

罗成挽袖对箱一揖，道：“既是三环先生，就请出箱一叙！”

“嘿嘿，不必了。”莫于道在箱中说：“只要不妨碍相谈，箱里箱外，有何二样？”

这种见面方式，不但显得诡谲神秘，而且罗成从未遭遇过，一时之间，不由愣住了。

“罗公子，你知道莫某做的是什么买卖，险恶江湖，我不得不防万一，少与人见面，使人永远猜不透我的面目，是我自保的最佳妙策，所以失礼之处，请勿见怪。”接着是一阵哈哈大笑。

听了三环先生这番解释，罗成自然会心，于是微微一笑道：“阁下既如此说，在下也不便勉强……”对着木箱，一挽衣摆，席地而坐。接着道：“在下按江湖传言，在祁连百里内，到处画下先生三环标记，邀请先生，实有一事相求！”

“画环相邀，若非寻仇，必有所求，这点莫某早已知道。”箱中的语声冷漠得丝毫不带感情：“但以罗家在武林中的崇高名望与豪富家世，应该没有办不到的事，今日居然有事相求，倒有点使莫某受宠若惊了。”

一听此言，罗成不由轻轻一叹，黯然道：“先生应该知道，罗某先父早逝，堂上唯有家母，然家母已卧病二年，医药无效，使我身为人子，终日忧急，寝食难安。”

“哦！公子相邀莫某，就是为了令堂之病？”

“正是。”

“哈哈，公子应该去请医生才对，莫某不通岐黄之术，岂非问道于盲。”

罗成黯然道：“在下请遍天下名医，俱皆束手。”

“这样看来，令堂已病入膏肓，应该准备后事才对，又为何远来祁连？”

“在下打听得祁连有位岐黄高手，故仆仆风尘，来此邀请……”

“见到了吗？”

罗成轻叹一声道：“没有，到了祁连医庐，才发觉早已人去楼空。”

“哦！公子是要莫某觅找那人吗？”

“不。”

“这倒使莫某不懂了！”

罗成接口道：“此行虽未遇神医，却遇到一位世外奇人。”

“谁？”

“一位无名老和尚，他见在下怅忧之色，就问我有何心事？当他晓知后，他告诉我天下唯有一种灵药能治愈家母绝症。”

“灵药何在？”

“沉香龙涎膏。”

“奇怪，莫某从未闻及世上有此灵药。”

罗成叹道：“在下也未听说过，不过那位高僧却告诉了我这种灵药的出处！”

“出在何处？”

“天星宫。”

“天星宫？”这次，箱中的三环先生莫于道语声竟有一丝轻

微的发抖，似乎这三个字使他感到莫大的震惊。

罗成轻叹道：“在下从未闻天下有‘天星宫’这一地名，也未闻武林中有‘天星宫’这一门户，但那位高僧却说：普天之下，唯有先生才知‘天星宫’在何处……”

话说完，却久久不闻三环先生接口，罗成不由问道：“先生听见我所述之言吗？”

良久，只听见三环先生在箱中说道：“罗公子，这世上很少有莫某办不了的事，但此事恕莫某无力相助，你请便吧！”

罗成一怔，急急道：“先生若有顾忌，只须指点一下途径，在下亲自去求。”

“不！”

罗成顿时一怔，他想不到三环先生连这点要求都会拒绝，心中顿时气恼起来，不由冷冷道：“先生何拒人于千里之外，不肯赐援手？”

箱中响起一声轻叹，只听见莫于道说道：“罗公子，并非莫某不说，只怕说了反而害你！”

罗成一怔，问道：“此话怎讲？”

“公子知道‘天星宫’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吗？”

“孤陋寡闻，尚请指教！”

“险城绝地，有去无回，罗家剑法虽然举世无双，但莫某相信公子若去，仍然凶多吉少。”

罗成剑眉一挑，说道：“‘天星宫’有这么厉害？”

“莫某绝非危言耸听，‘天星宫’自绝尘世，武功诡异，但闻有生者入，未闻有活者出，无论公子信与不信，言尽于此。”

罗成仰天道：“为治母疾，在下决心孤注一掷，希望先生不吝赐教！”

“公子真欲一闯？”

“不错。”

沉默片刻，三环先生在箱中说道：“罢了，公子孝心感天，莫某岂能不予成全。”

罗成大喜，不禁雀跃，道：“多谢！”

“且慢，要莫某做事，向来都有规矩，公子可知道？”

罗成忙道：“正要请先生明示。”

“嘿嘿，罗公子，只怕这笔代价你付不起！”

“只要有希望治愈母疾，纵然散尽家产，也在所不惜，要多少报酬，先生尽管说！”

“好，莫某要的代价只是一颗人头！”

“人头？”罗成不禁吃了一惊。

“嘿嘿，公子不必吃惊，莫某并非要你颈上人头。”

“谁的人头？”

“‘龙家堡’堡主‘八臂天龙’龙沐风的首级。”

罗成脸色微微一变，沉声道：“龙堡主侠誉满天下，我罗成岂能为母疾而无故取人性命，先生既答应成全在下孝心，就不该提出这等刁难条件！”

“哈哈哈，罗公子，若要你亲自取龙沐风首级，莫某知道你必然不肯。”

“不错。”

“若莫某并非要你杀人，只是要你到龙家堡去跑一趟，想必你不致于拒绝。”

罗成愕然道：“在下实在不懂先生之意？”

“罗公子，此去龙家堡须三日行程，六日之后，此时此刻，再来此地相见，届时莫某不但指点你去‘天星宫’路径，而且还

要设法使你能求得灵药，安全而返，言尽于此。”

话声一落，木箱倏地凌空飞起，投入一片葬林之中。

这时，罗成才看清，那只木箱原来没有底，他只看到二只脚，依然未看清三环先生莫于道的面目。

月影渐西，时已二更。

罗成呆立注视着虚空，心中翻腾着无数疑念。

三环先生莫于道最后那几句话，使他始终想不透，他既要取“八臂天龙”龙沐风的首级，话中之意又暗示不必由自己动手，莫非是另有人要杀龙沐风不成？

转念至此，心中倏然一惊，他觉得抛开自己的原因不说，单凭龙沐风高风亮节一生舍己为人的侠誉，就该早日给予警告，使龙家堡早日有所防范。

心念既决，罗成也顾不得休息，飞身而起，疾掠而去。

白天雇车而行，就在车中休息，黑夜御风急奔，这样披星戴月，风尘仆仆，果然第三天午后，远远望见龙家堡高大的堡影。

车到堡门，罗成飘然下车，只见堡门两旁，排列着二八一十六名服装整齐，威武高大的堡丁，一名方冠长衣，神容稳健的中年人当中而立。

当罗成打发了马车后，那中年人已趋前一揖，极有礼貌地问道：“少侠可是江南罗家公子？”

罗成抱拳还礼道：“正是，阁下是——”

“龙家堡总管龙三游。”

“原来是龙大总管，龙堡主可好？”

“托福。”龙三游道，“敝堡堡主知道公子今日驾临敝堡，特命三游立候迎驾，此刻堡主已在静室等候，三游带路，公

子请！”

侧身摆手邀客。

罗成心中略微一怔，边走边问道：“堡主怎知在下会来？又怎知在下必于今日会到？”

龙三游道：“这点堡主并未告知奴才，稍后公子见了堡主，谅必自会知悉。”

罗成点点头，又问道：“贵堡近日有什么事故发生么？”

“没有。”

罗成忧虑忪忪的心情，为之一宽，说话间，已过了第三重门户，只见龙三游突然止步，说道：“奉堡主之命，三游只能送到此地为止，进去右边是练功静室，堡主就在静室中相候，左边是精舍，暂为公子休息卧室，请！”

罗成点点头略一拱手，就向静室走去。他边走边扫视，只见二室之间，一座小小院落，修竹疏落，花木整齐，环境不但清静幽雅，而且闻不到半丝声息，见不到半条人影。

这地方真静，太静了！简直静得有点异样，有点可怕！

但身为一堡之主，练功的地方，自然不准下人进出，清静不出常理，罗成也未多想。

走到静室门口，他先低声道：“江南罗成，久慕堡主侠名，顺道趋前拜候！”

话说完，静室中却毫无声息。

这种情形，使得罗成大感奇怪，他轻轻推门而入，一见室中情形，心头骤然大震，人整个木然呆住了。

只见靠里席地盘坐着一个身着长袍的魁梧无头尸体。手中握着一柄长剑，犹自鲜血凝滴。一颗雪白发须的六阳魁首正好滚落在尸体之前，地上却用鲜血写着一片字迹。

不用说，这以剑自刎的老人就是侠誉满天下的龙家堡堡主“八臂天龙”龙沐风了。

整整盏茶时刻，罗成才自惊骇麻木中清醒过来，他上前几步，首先注意地上的字迹，只见地上写道：

罗家为武林中流砥柱，武道精神之象征，公子又孝心动天，龙某年届耄耋，自觉暮年残烛，已无大用，能成全公子这番孝心，也为武林中留段佳话，谨自愿奉上六阳魁首，也能使令堂宿疾早日痊愈，为免堡中属下误会，公子略为憩息，请携我首级夜间出堡，至于敝堡事务，龙某早已预作安排，公子不必顾忌操心，免误约期。

龙沐风临终亲留

看完这篇遗书，罗成不禁失声道：“龙堡主，在下来意并非为你项上人头，你这是何苦！”

他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面对尸体，匍匐在地，拜了下去。

等他九叩起身，已是泪流满面，这时他想起了三环先生矛盾的话！

“……哈哈，罗公子，若要你亲自取龙沐风首级，莫某知道你必然不肯……”

“若莫某并非要你杀人，只是要你到龙家堡去跑一趟……”

“……届时莫某不但指点你去‘天星宫’路径，而且还要设法使你求得灵药，安全而返……”

现在他把整个经过回想一下，完全明白了。

莫于道必定先一步派人来通知龙沐风，才会发生这种情形，否则，龙沐风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行踪与为母求药奔波的

经过。

想不到自己终于坠入莫于道的圈套，千里报警反变成了催命人。

想透这一切，罗成不由咬牙切齿，喃喃道：“莫于道呀莫于道，你与龙大侠有仇，不该拿我作幌子，如今虽兵不刃血，奸计得逞，但我罗成岂是傻子，被你玩弄于股掌之上，好歹要肩上三尺青锋，问你一个公道！”

他再度向龙沐风拜了三拜，然后找了一块布，把龙沐风的人头包好，挂在肩上，离开了静室。

罗成离开，屋顶倏然翻下一条人影，闪进了静室，赫然是个全身黑衣，黑布罩头的蒙面人。只见他抓起桌上一把茶壶，倾倒壶中茶水，把地上所写的血字全部都洗干净，再取下尸体手中长剑，在地上歪歪斜斜地另画上四个草字，然后把长剑摔落墙角。

这神秘蒙面人做完这些事，目光四下一扫，觉得一切布置完全没有破绽，才轻轻闪出静室，身形一跃，飞上屋顶，没入暮色之中。

静室恢复了寂寥，只见地上那行歪歪斜斜的字写着：“罗成害我。”

罗成纵然是神仙，也无法料到，在他离开静室后，竟有这么惊人的变化，使他落入一个更深更恶毒的陷阱中。

三天后，午夜子时，罗成复出于荒凉的祁连道上。六天前约会之地依然有着三个粉圈标记，这是三环先生莫于道现身的标记，不过，这次那只木箱却早已出现于圈中。

而罗成身上也多了二样东西，一是肩上多了一柄长剑，二是手中多了一个包袱。